





魯齋遺書卷二

語錄

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

為惡者氣為善者是性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若能明德都總了盡心知性

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知其性是物格盡其心是知至也先知其性然後能盡心非盡其心而後知其性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聖人之道也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



老耄死亡先生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有  
四段

貪字有合貪有不合貪讀書窮理學聖賢做底是合貪  
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便是人欲仁義五常根於性  
道心也便是天理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功夫主  
也主一是持敬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  
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  
乎人為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

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  
者君命也此說分殊也

心統性情者也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也

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為有人之所  
為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為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在乎  
天之所為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  
放下委之於命也

浩然之氣非說脩養氣本說不動心無疑懼自不動心  
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所生心無愧怍內省不疚自無畏  
懼不是強排遣

內有誤字



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己成物是也人將好物綾錦段子收斂入庫藏若遇支出來的却是元收斂入去底好物怎生支出陳穀爛麥來在人學亦然

問邵康節先生詩云欲要為男子須要十分真須要先了身曰十分真者盡其本然之性學到真實無人偽處先了身者大學所謂明明德是也

問樂善所以樂天也貧賤患難不憂所以知命也曰天賦與萬物無不盡善譬若父母養育幼子少與飭食衣服多與飭食衣服皆是愛惜固是責教訓使之成人亦是無不是底父母無有錯了的天自古老天造化豈有錯了處只有人錯了天與富貴福澤教人行善天與貧賤亦教人行善是天降大任之說若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順性一於為善此是樂天者也樂天者樂性中之善也知命者是天道流行之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知有天命不敢違雖得貧賤患難亦不為憂可謂以順受也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樂天也此說君子之事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聖人之事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可以為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

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是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為惻隱羞惡事非辭讓之情不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為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脩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率性便是循理循理便是率性又曰聖賢以理為主常



人以氣為主

小學內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為人子為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天下皆以陽者為天為君為夫陰者為地為臣為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為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

人處貧富貴賤如天之春夏秋天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準備秋冬衣服冬來夏葛即其

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為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顏子是學顏子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人欲分別人之是非須先用等秤稱盤自己所憂慮是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為這幾件為憂所樂處是孟子所謂父母俱全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為這幾件為樂如此得同然



後能辯人之是非也常人雖有父母昆弟俱存不似如此樂自己差謬處極多怎辯得他人是非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先生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是本然之性氣是氣稟之性又曰仁義禮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貧富貴賤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是氣稟之命一定而下可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即

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分殊是也

禍福死生脩短雖有一定之分然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俟之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為非正命者行險徼幸桎梏而死乃人所自取非天所命也

人尊天命之性為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為一但衆人多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前與無



人獨處却便放肆為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慎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惡是氣稟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執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問克己復禮此一句有似閑邪存誠先生曰也似為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承順不忘願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臣之

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為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為心願一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先生曰便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都知得痛癢方是仁也

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又曰醉者不是本性是亂性

問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統萬事先生曰是說一



以貫之

問推己及人恕也以己及人仁也曰推字譬之身上有些痛後上至下遍身尋覓捉着所謂推己猶自用工夫仁者便知身上痛癢處不須尋覓

問不遷怒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念思難為始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凝滯齊人歸女樂膾肉不至孔子行見幾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

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所也

天下皆有對惟一理無對便是太極也堯舜君天下天命也德為聖人所性也故曰有大德者必受命貴賤命也賢不肖天也然賢可學而貴不必求

思慮未萌鬼神莫測象數能知有形而不知無形

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是成己雖稍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己事別人事雖壞了不恤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所為又全別

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人之心力



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作  
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辭有枝葉愚謂有道則  
人皆脩行無道則行實既不克必脩飾言辭聖人所謂  
巧言鮮仁者歟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  
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  
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  
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  
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道得便宜  
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  
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  
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  
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  
畏也可為愛便宜者之戒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志於仁則事有本故能立人而不  
仁如禮樂何禮樂無所措矣無本不立

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之使知道  
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與愛當如此乃可世



間只兩事知與行而已誨之使知勞之使行其忠愛無窮焉愛焉而勿勞則驕易流於惡忠焉而勿誨則妄行犯於過咎反有害乎忠愛矣為子為弟者當知父兄所以忠愛之道

天下人類中有出眾者便是第一人如碁博亦有國手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効

同人于宗各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同者幾人則其所失者多矣所以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何必同宗伯牙子期豈所謂同人者耶同人于宗所得蓋少或有非異便失所同如孔子溫良恭儉讓與聞國政天下皆

然相從桓魋之害之毀蓋一二耳不害其大同也

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其氣類同者則推尊標榜無所不至其不同者則擯斥不能合謂其同者皆善類不同者皆惡人也寧有是理此所以百年孤立嘗有仇敵惜哉聖人不如此出門同人同人于野中間有三五箇違悖不合離棄者不能為多助之害當知此

堯知舜可禪矣知之審矣然不敢遽以天位授之者諸人不能知之也不能知之遽授之必不安必反害舜故歷試諸難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百神享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百揆時序烈風雷雨弗迷然後以大位



與之人不得而間也使堯以言喻諸人未必信也示之以事則不言自喻矣毀人有過譽人亦招過衆座上譽一人衆或不平謂其不舉揚我之長而譽他人也毀可不慎乎伊洛諸君子以其毀同道過當而蔑視諸人故獲罪於人堯之授舜以位未嘗譽之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人有寸長喜人稱道可以得衆必欲責備然後稱之所失多矣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所以稱周公與人不求備書贊湯之德如此宜知毀譽之機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人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金朝政如此有貶黜之命亦必鼓吹不爾謂之怨上然一旦有土崩之勢忍於叛上而不顧也惟先王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人感戴無已臣子除授有不願者聽其自便宋朝政如此其不行於臣下似難看然顛沛之際不忍叛其上守節死義不顧也德與刑其効如此之異若人者當知之無為法家之所恩也



觀之初六曰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先生曰此豈大人  
長者所宜觀者

小畜是陰畜陽柔畜剛婦畜夫臣畜君別於密雲而已  
終不雨也雨則反常上九既雨既處是合和而尚德載  
無德不可居也婦雖貞猶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陰疑於  
陽到此更進則凶矣垂戒甚深到此極難處大人君子  
亦不濟也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後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  
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  
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

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想報復到今不已  
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戎夷勝必  
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  
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  
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  
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  
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世事都如此大壯  
則止遯則退此君子尚消息盈虛者也有深意存焉康  
節詩此意思甚多大壯時便當知止遯時便當知退則  
無過咎矣大壯而不知止則失其壯遯之時不知退則



凶陰方長與之力爭必凶且如大風暴雨得品龕避過可也天怒尚可避况人惡何不可避遯之時義大矣哉

禮能護砲兩人相角能避其鋒乃勝遯之義類甚多

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君子之於小人當知所以教導之容保之如父兄之於子弟子雖不善父兄詎忍棄絕之必也教導容保之而已只為君子不能容小人小人便陷害君子教思無窮之義大矣教之亦多術矣然必先容保之乃能教之不然以法治小人未有能勝者也然亦非天道坤西南得朋陰方也乾之道無不包坤則止於西南而已如君父夫無不親也

臣子妻各有職分便有他管不着處在臣子妻地位而專擅眾務逆道也待遇小人當知愛之誨之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只是知其是非而已不是要揀擇出不收拾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為其可羞惡而已亦非棄絕之也只是以惻隱之心為主便能教思無窮容保無疆

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人事君親亦然無這兩箇字羞惡是非辭讓皆無所措

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



所以為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說趨競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為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却無所措置所以一人得進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專之人或竊之不祥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

柄為已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

易四爻近君六四便順九四便不順知為臣之不可專也九五六四便順六五九四多凶理如此也

草木到秋精氣展盡稟頭縮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受患處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稟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內積禍由外來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為崇難防備



福自內出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禍自外至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理甚明當體認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伊川傳理甚詳民志不定天下之事未已也古之時公卿大夫以下位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以治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趨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鶩於利天下紛然雖英明之君有不得而理者矣此趨競之風不可遏其君子則志欲無厭其小人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嘗謂中國之俗必土著有恒產使安其居樂其俗土田種樹父子兄弟嬉嬉於田里不知有利慾之可趨也民志一定則治道可行也孟子說王道便說明君制民之產使足以仰事俯育其旨深矣後世之人豈必皆無恒心以安其分限亦上之人區處不明有以驅之也

論語說操存涵養處多孟子說體驗充擴處多

或人託梯媒求進曰今日用人者只是五六等人得進用汝在此五六等數中乎在則得進不在則不濟也其人遂止所謂得進者預私行賄權勢相臨毋黨妻黨昵



近効力吾無勢以臨之雖固託之亦不濟也今日豈有道義相親者乎豈有以才德為用者乎

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裏行便困是如何只為舉足時所立處不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極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中苟能移此精力於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為不難也

橫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然橫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忽邪制之於外以資其內外面文理都布擺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契木扎相似却是為禮所窘束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堯舜桀紂皆有好惡有用舍有舉措但堯舜好忠良所用臯夔所舉十六相紂所好奸邪所用廉來所舉皆凶類下及士君子與學者所好惡趨舍亦皆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此知而為之是不仁不知而為之是不知所以君子必務學要知義理之所在舉措趨向之際可不慎乎



會齋遺書二 十六  
禹乎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下天之報  
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於天有功故天之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  
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  
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絕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  
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  
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為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  
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  
如申商縱橫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亂如  
異端皆非所以為學也君子慎所學

坎不盈祇既平無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還到流得滿  
然後行過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  
如舜事瞽叟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  
時是坑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  
此寸步也進不得只得動心忍性以待不敢急躁到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便不得如此浚井完廩皆不敢  
稍怠不敢少違到不告而娶却便自處聖人行事皆當  
其可易此則悖義傷教不可勝言

頑字最不好到合頑忍時却便成了大事如舜事父母  
與待其弟非堅忍負重安得如此之久敏字最好然有



不合敏處亦多敗事大抵百行皆用當其可得以成事此聖門所以汲汲要格物致知不然則仁慈禮讓孝友恭嘿亡國敗家者皆是也可不務乎大抵聖賢成事只是將好惡黜陟殺生于奪布擺得是上下順理桀紂只是布擺得差了其心亦不欲至覆宗絕祀也

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晦翁以此釋富而好禮欲求安欲求樂無如此者舍是或有可苟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矣人能循理為善則與天為徒雖君父命令亦有不必要後者蓋時少有誤也唯天理善道豈有差誤豈有誤人者哉政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

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今事有不能行者物有不信化者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欲為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在是善道亦在是苟於此焉真積力久其所欲為無不如志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每事是實理無一點人偽間雜安得不樂書生入大學以工課不及人受人薄賤及一旦赶上人便寬行大步下得一盤好碁贏了人猶快活况此真實道理應事接物一切如志其樂為如何哉

反身而誠是氣服於理一切順理而行氣亦是善豈有損於其間強恕而行是氣未服順理當西而氣欲東必



勉強按服必順於理然後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件件事至誠惻怛  
做將去其心安其氣舒俯仰無愧其樂可知此天下廣  
居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事為之際或遠於理氣未得平  
必勉強其氣以從於理人之不善未合於理亦在容恕  
未庸遽與之爭也在事必勉強在人必容恕苟在事不  
能強於為善在人不能容其未善則吾之仁遠矣故能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試以斯二  
者體之則世間何事不備於我在君臣為義在父子為

仁無不可者正所謂如意寶珠也反身而誠是氣與理  
合為一強恕而行是氣與理未合湏是用力按服他至  
功深力到則與反身而誠一矣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入來放曠不循  
法度却樂多只於那壁去了以故為學近理者少而多  
喜於自恣放言自適如李太白諸詩豪皆是也此何故  
曰天下只問是與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知得這  
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如大家有諸子一子服  
田力穡以堂構為已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  
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為其父祖者愛力田



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為樂無窮也則於荒宴不肯一朝居矣彼誠不知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大學要致知

或問道學之目不可如此標榜所以多謗議曰不然此二字庸何傷道也學也天下之大事也但問上之人好尚如何耳賤工末技一日崇尚尚且掀然於天下况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以此為學庸可議乎

天地陰陽精氣為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為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

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紂天命未改只得為君一日天命改便是獨夫天地陰陽人物都是如此精氣行到他處便得為君為長到去了却只是匹夫人有人神所在處不敢犯亦猶是也古法能按摩人血氣使去疾病如人能參天地贊化育代天工以成天下之務到此曾懷眼目真是大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

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



學可倣倣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况徼幸無可倣倣者乎

張侯論為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韋賢輩何晏集諸家之書則又賢於禹然視其所為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真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伊川謂說得好話底亦難得知得不真如何說得好

話

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伊川自少說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呂原明謂二公遠過眾人者皆此類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無弊如生事死葬以禮本為孟懿子三家之僭而言然通天下萬世行之不弊也大抵



俱類此

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如周子太極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面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復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為一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後事可得而理為君長敬天地祖宗鬼神為百執事敬事君長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順今有人曰無天地鬼神無君長父兄尊在我而已雖極力自尊終必敗亡蓋無從你自尊之理祖宗以來傳授到你須有祖考神



靈在上如何得從你自尊如三家僭越當時自尊如此  
不旋踵為家臣所制而三桓子孫微矣君父豈可不尊  
公室豈可削弱公室弱則無所依以自存其為不智大  
矣不智便不仁便無君父無長上自尊便敗亡

明道詩四時佳興與人同謂四時運行都於興况濃處  
行將去人厭寒便行將溫處去要長養要收成要閉藏  
要發達都於興况濃處行其景色亦然人於四時之氣  
其興况亦自新自新不窮其意味誠可樂也又不能私  
於一己聖賢樂處如此

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弊踈於利  
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翁謂施勞如張大  
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  
為謀宜其與世踈闊矣

先生作室或顧後者曰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  
其煩勞若是因謂老氏貴簡靜亦是厭繁文末節之多  
也今日觀周家制度何其細碎若是先生曰不如是易  
謂恒雜而不厭惟其雜陳於前故無厭歎古人簡古亦  
不可久八索九丘亦是黃帝以來行不得底且如老氏  
之清淨無欲謂民自正民自化在今日視之只自家口



管不得更說甚理天下他也立官府有統權者聚斂者有散施者其餘節目甚多所謂清淨無欲已自行不得至如山林枯槁之士亦豈能久於其所天地二氣相推遷故恒久到今日隨時變易以後道也

羊肉之羨者也亦不能單食之必雜以菜蔬鹽酪乃可久食古今恒久之道只如此不如此皆偏滯者也讀伊川恒卦注脚二氏亦漸無著落凡物興盛時是下面人捧擁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興今彼下面漸無人尊信裏面人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衰謝氣象易下卦屬內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每興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

順此理皆然

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僊人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人寄天地間每有生死變較大故以為異要之亦常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能文之士必蔽彼將天地間文理都於紙上布擺成文則事物之當文者所闕多矣甚至於不識父子之親愚謬不可勝道天地間文理物物有之此多則彼少自然理也

唐宋科目甚多詞賦一科為四六者設經生多不能此



因設此一科既及第便掌誥命入金馬玉堂故因之相  
尊尚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天下翕然歸之後來於  
此科取人材多出將相由用四六起人於富貴尊榮士  
多用心故此科轉盛

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言非必格言至論也但與  
彼同心則其臭便如蘭聖莫如堯舜周孔然其言難與  
庸夫愚兒道或嗤鄙戲慢至市井俚諺同心則必愜意  
入耳矣天下之言無美惡但此與彼相接便其臭如蘭  
道不同則不相為謀矣

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四處變自

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  
皆敬授人時事也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  
只說天象非聖人定書意也明德愛民二事君道之大  
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而已命羲和只是如  
此四岳謂胤子朱啓明帝謂囂訟可乎又共工方鳩倂  
功帝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此是堯知人用人處卅朱  
必俊辯共工必材幹常人論人所見只是俊辯材幹便  
是人才堯不如此却只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  
此聖人取人法也揚國忠理財賦人十日不能了已一  
日了之此其材為如何然大悞天下處乃在此堯以其



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  
人所能而堯能之此所以為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湏  
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使用智力聖人則一順天命  
因霜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  
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  
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為大徐思之意味深長蓋不  
大則藩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其乖隔分爭無有  
已時何者所謂善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  
不為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惡罵  
即呪其爺娘令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其愚如此  
與世人何以異世人只顧己便宜與否不恤他人也他  
雖死喪患難不顧也已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  
彼得所則已亦得所矣

或言有一兵衆辱其尉尉欲怒一老胥止之曰是必  
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即解凡人無故為人辱者必我有  
可乘之隙也我無釁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金欲悔宋之和遣使以必死辱高宗高宗不動徐拒其  
使曰聞卿北方名家何必乃爾殊不動聲氣金伏其機  
使我必蹈而高宗處之若此其過人遠矣



才之不可以已或饋生鴈長鳴欲飛不能也有志無才故也聖人稱才難不其然乎人貴有才

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為善人疾他惡人故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矣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為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若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于上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者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顏之貧夭跖之富壽人豈可為跖之惡豈可以顏之貧夭喪其為善之本心乎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兩剛則不能相下兩柔則不能相濟物理是如此陰陽亦如此事之初智勇者相合相資事既定則相忌到後



來勇與怯者合智與愚者合之死卓茂為大傅理應如此功臣多難全不知時也又兩雄難並居久則忌夫子哂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大抵禮不是強生出來束縛人只是天理合有底行將去後世所謂禮近於法束縛禁忌教人安行不得非聖人所謂禮也子路不因人情之所固有便要硬做將去堯舜之治天下因人情而已非有所作為也三代以後人材多是硬做如孔明尚不免聖人不如此

或言天變先生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為子者皆當恐

懼脩省此言殊有理天變常有無應時此何理也

唯仁者宜在高位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萬事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兩物相依附必立一箇做樁主動也靜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靜為主內外也上下也本末也皆



然無物不相依附者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是正外以正內也今夫席不正不坐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外面檢束使不致不正這是從外以及內却有由中以正外如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此内外交相養也亦必相輔成德然必以心為主

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為之弱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教之一字為人倫生知本末字為木說源流字為水說而後世皆通用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當知教之所自不知學之所以說則差之豈但千里之遠哉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所以觀為子也此意大抵為父道有關為子者當始終敬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在三年時方以惻怛哀慕為心不暇改也此以仁字為主三年喪畢視其所闕徐而正之以合於義此以義字為主天地間事如四時五行各有一件為主其他皆相輔以行每事須觀在何時便當以一件為主如作文題目亦如此又曰德性用事則自然所施中節非有安排做造人欲用事則當哀而不哀當改而不改學



者但當杜絕私蔽無害德性則所處皆得其宜  
德行是學問中大節目不可須臾離也聖人言論句句  
是尊德性有一失墜萬事隳敗知道千乘之國便不說  
制變如何只說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  
用五事五事便下敬字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其次纔  
數七者聖人與天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  
同流顏淵問為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  
行事大乖忤大和合利害成敗無非在於氣槩容色之  
間於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脩身之

要為治之本寔在於此或曰論性非所急此不知者也  
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為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  
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  
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且教人文之大  
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  
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先天圖俱  
相對六十四卦是三十二對如乾坤是也三百六十四  
爻是一百九十二對如潛與亢對見與飛對夕惕與或  
躍對夕惕是憂危或躍是勇敢如棟橈棟隆老夫女妻  
老婦士夫藉用白茅至慎也過涉滅頂至不慎也甘節



苦節不節若則嗟若與安節之類皆是也世間只有一箇感應大事小事雖秋毫未嘗無對人為不善便有凶禍相對

德不孤必有隣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氣血為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不為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先生言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於道在楚漢時便能為子房伎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寒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老氏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湏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體髮百骸完具物理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為甚今者尊長有所賜與心敬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者反慢



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孝子仁人之心也人當知所本當知所尊敬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

或一篇文字將前世敗而成功者說了又將勝而輕敵以致敗亡者說其文雄贍讀者稱嘆以成為敗之理信如此不知幾千年中有此數事耳大抵皆勝而成敗而亡者也湯武以來皆是也讀者不究所以然便以為真如此符堅一敗塗地以敗而亡者皆是也皆當究所以然之理無為一時文章所惑

許世子事歐公論只是法吏斷手非聖人意也又論傳不可信不然或無所據如傳所云聖人書之為萬世慮也其防微杜漸有功于世多矣孟子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慮其流弊之害世也當求聖人意是如何



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麟鳳為羽毛鱗介之長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俱要得所隋煬遼東還見市人尚衆而訝此豈君人者邪故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堯舜文武事天事祖宗事親禮文嚴敬非是聖人作為勉強在理當如此凡在上者清在下者濁天氣清明日月星辰燦然文理光彩人面目清明皆萃焉又且日日洗滌人在萬物之上故靈明鳥獸便汙濁非聖人妄意欲如此整肅天道人事當如此大人君子自當嚴敬豈可如小人之為褻瀆也

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家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聖人汲汲說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為這幾處說

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當其可為而為於其不可為而止不必問今歲如何明歲如何假令今歲命快或無可為之事當如何

孔子不通於時只為欲尊君父當時魯三家晉六卿齊曰氏僭逼如此孔子之道不能行也故筆之於經或曰



六卿之徒陵僭如此後嗣如何有國享數世何也曰在  
二氏說便別在吾道只得言理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當時禮法廢壞  
上下如此故小人乘時奪取之君子不得也

遺書卷二語錄終



世